

走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困境的思考

吴仁平, 廖宝光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1)

摘要: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内容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而且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改革以及与当代社会现实的结合。然而,在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问题上,学术界派别林立、观点庞杂,导致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逐步陷入了困境。面对这种困境,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相反,应该在总结和反思 30 多年来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以推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向前发展。走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困境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最突出的问题是:一、摒弃“实践本体论”,坚持“物质本体论”;二、克服实践泛化的理论倾向,正确理解实践的客观性本质;三、克服全盘否定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倾向,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困境; 本体论; 实践的泛化; 传统哲学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6-0034-08

Thinking About How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WU Renping, LIAO Baogua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not only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major theoret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essence and the cont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so on, furthermore, it further advances the reform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system and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system with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However,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the academic factions are lined up and the viewpoints about it are complicated, which leads to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gradually get into trouble. In the face of such difficulties, we can't give up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On the contrary,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in the past more than 30 years, we should think seriously about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ve the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o solve if we want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e practical materialism study, the prominent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abandoning "practical ontology" and insisting on "substance ontology"; secondly, overcoming the theoretical tendency of practical generalization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objectivity essence of practice; thirdly, overcoming the tendency of totally denying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extbooks and correctly evaluating their historical value and theo-

收稿日期: 2017-08-20

作者简介: 吴仁平(1955-),男,江西大余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廖宝光(1970-),男,江西赣州人,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西警察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retical value.

Key words: dilemma of practical materialism; ontology; practical generalizatio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extbooks

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界热烈地开展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成果。它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基本内容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改革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的结合。然而,在对实践唯物主义理解的问题上,学术界派别林立、观点庞杂,诸多观点相互交锋、彼此误解,甚至出现了有些观点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地阻碍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入发展。其结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逐步由热转冷,时至今日已陷入了困境。

面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困境,有不少人对研究的前景持消极悲观的态度,如有学者就指出“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模式难以为继,这就需要另辟蹊径。”^[1]还有学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回顾20世纪80年代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2]对上述这种观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尽管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历史意义不能抹杀,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也不能否定,更没有理由因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困难而放弃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相反,应该在总结和反思30多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困境,推动该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拟就走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困境需要解决的三大突出问题谈谈看法。

一、摒弃“实践本体论”,坚持物质本体论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都有本体论的基础和前提,实践唯物主义也不例外。那么,它的本体论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持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学者们展开激烈的讨论,提出了三种基本的观点:一是“实践本体论”;二是“物质本体论”;三是“实践与物质双重本体论”,即在自然观上是物质本体论,在历史观上则是实践本体论。经过激烈的讨论,“实践与物质双重本体论”因具有鲜明的二元论倾向,遭到大多数学者的批评,因此,争论的焦点在于“实践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之争。

一些学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首先就在于摒弃了其物质本体论,代之为实践本体论。具体来说,这些学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对象与旧唯物主义不同,旧唯物主义研究的是人产生之前以及与人的活动无关的自然界,实践唯物主义虽然并不否认自然界的先在性,但研究的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而是实践范围内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属人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实践本体论又进一步把实践理解成我们所处的现实的感性世界包括人类社会、人类认识产生、发展的最终原因、最终基础和本质。据此,他们认为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认为:

首先,实践本体论者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否认物质本体论,恰恰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真谛。

从概念的正式出现和使用来看,“本体论”这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并不长,但“本体”这个概念的出现及人们对本体概念的解读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他在对科学进行分类时,将哲学界定为形而上学,即研究存在的科学。对于他来说,哲学的本体实际上与实体、存在等规定性是相似或等同的。自古希腊哲学后,历代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也基本上是将本体理解为实体、存在,即世界的本原或终极存在。后来的高克兰纽和沃尔夫及现在的哲学界通用的“本体论”一词基本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理解。尽管不同的哲学派别对世界的本体是什么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对“本体论”一词的内涵界定大致相同。

在哲学史上,有两种追寻“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思维方式:一是从发生学的角度,以时间在先为基本线索,寻找世界(宇宙)最初构成成分或最小构成成分(元素),并将本原理解为某一种或多种原初成份或最基本的元素。代表性的有“生成说”和“构成说”。现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无论是“生成说”还是“构成说”都无法找到世界真正的原初物质或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去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努力破产了。之所以是这种结果,关键在于其思维方式不科学。

鉴于此,与“生成说”和“构成说”追寻世界本原的思维方式和角度不同,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不再试图去寻找这种世界的原初成份或最基本的元素,而是立足于回答人们的思维与客观存在、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关系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他们将两者关系中处于第一性的、起决定作用的一方称为“本原”或“本体”。这种本体论思维方式的转变意义极其重大。对此,恩格斯在《终结》中作出了科学的总结与概括,指出,从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体抑或是本原的探求的种种哲学努力来看,不管其具体形态如何,都是围绕着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展开的,要不就是以物质为本体,要不就是以精神为本体。^{[3][P224]}唯物主义者无一例外都用“物质本体论”去解释世界,坚持物质决定精神,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共同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唯心主义者则无一例外都用“精神本体论”去解释世界,坚持精神决定物质,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共同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自觉于近现代哲学,但纵观整个古今中外哲学史,源于这种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相互斗争却是存在于整个哲学史的。作为唯物主义的一种新的具体形态,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坚持是物质本体论。

但是,作为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相比,有质的突破,其根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与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有本质的不同。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旧唯物主义或者把物质理解为某种具体的自然物质形态,或者理解为自然物质的某种属性、某种层次。其物质观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物质个性与物质的共性混同起来了,因而在这种物质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物质本体论是不科学的,由此导致其物质本体论具有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的重大缺点。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坚持认为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它指代所有不以意识为转移,能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其根本特性是客观实在性。^{[4][P89]}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既强调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可知性,与哲学史上各种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又通过强调哲学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区别,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局限性,并藉此实现了其在物质本体论上的变革。

然而,实践本体论者忽视了这一点,将两者混为一谈,然后以旧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存在种种问题为由,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解读,这既不客观,也不准确。

其次,坚持实践本体论势必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立场和观点相悖的理论困难,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利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1. 实践本体论将哲学研究领域归结为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世界,将无法解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实践本体论一般也不否认在属人的世界之外有一个非人化的世界存在,那么,属人的世界与非人化的世界是否有统一性?这是实践本体论不能回避的问题。从实践本体论的具体论述来看,它们也不否认属人世界与非人化世界的联系和统一性,承认属人的世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由非人化世界转化而来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承认属人世界与非人化世界不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世界,而是有统一性,那么它们统一于什么呢?显然,实践本体论者不能说世界统一于物质,因为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属人世界的本体是实践。然而如果否定了这一原理,那么有什么理由称实践“唯物主义”呢。

2. “实践本体论”中作为本体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如前所述,哲学上的物质是一个标志着客观实在性的概念,不仅属人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自在世界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都属于物质范畴;而实践是人所开展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人的生存方式,它属于哲学物质概念的一种具体形态。物质概念是共性,具体的物质形态是个性。共性离不开个性,并通过个性表现出

来,但无论如何,共性不等于个性。就其理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而言,共性高于个性。基于此,我们认为,从哲学意义上来说,物质概念要高于其实践概念。如果坚持实践本体论,势必颠倒物质概念与实践概念的逻辑从属关系,从而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为此,这些论者只能做出一种无法令人信服的解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关心所谓的非人世界,它的唯一的研究对象只是实践范围内的属人的物质世界。而“传统哲学”中的“物质”就被解读为一个“纯形而上学的概念”。因为,如果以广义的物质为对象,实践唯物主义的所指必然要突破人类世界,认为实践是本体(最终的、最一般的本质)的观点则明显有违事实与逻辑了。也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两难,导致“实践本体论”难以一以贯之。

3. “实践本体论”对“本体”的解释与界定和哲学史上关于“本体”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习惯不相符,无法为哲学界公认。“实践本体论”坚持认为,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因而构成社会的本体。可以看出,“实践本体论”者实际上就是将“本体”等同于“本质”。而具体考察哲学史上关于“本体”概念的界定与使用习惯来看,可以将“本体”理解成本质,即无限的、普遍的本质,但本质不一定是本体。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它物的特定本质,如果把本质当作本体,那么,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本体,势必走向多元本体论。

4. 坚持实践本体论必然要否认自然辩证法。在这些论者眼中,实践唯物主义只研究与人的实践活动有关的自然,在人产生之前的自然以及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自然不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因而,他们只承认实践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对于自然界是否运动变化发展?自然界是否有其发展的规律?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否存在统一性、共性等诸多问题,他们是不予回答的。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这一重要的内容,而且为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歪曲地解释自然打开了方便之门。

5. 实践本体论把实践抬高到本体的地位,是与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相违背的。马克思一直认为实践是主体人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并充分肯定和高扬实践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指出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5] (P77)} 马克思认为,尽管人类世界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类实践,但人们并不能凭空创造一切,必须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为基础。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6] (P53)} 而人的创造能力本身也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6] (P105)} 不难看出,尽管马克思充分肯定实践在创造人化自然、属人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但又明确地指出实践创造人化自然、属人世界只有以自然为前提才能进行。实践本体论把实践抬高为属人世界或现存感性世界的本体,恰恰是离开自然这个前提或基础来谈实践的创造性,因而决不是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观点。

由上可见,“实践本体论”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难以成立。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

二、克服实践泛化的理论倾向,正确理解实践的客观性本质

经过30多年的研究,科学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已经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者的共识。然而,在这一共识下,当具体讨论到“什么是实践”、“实践的本质是什么”等关系到对实践范畴科学解读的问题时,研究者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我们认为,能否准确解读实践范畴,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实质。其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实践其实可以理解为人类生活或人类生活的同义语”;^[7]“对马克思而言,实践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代用语’,他凸显实践是为了回归现实生活总体”;^[8]“实践界定为人的现实生活不是任何人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沿着马克思的思想道路继续前行的必然结论”,^[9]等等。对于这类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的理论倾向,我们认为:

首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形成经历了艰辛的理论探索过程。终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正式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方面,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5](P58)}批评它们仅仅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在考察种种感性的、现实的事物时,没有涉及人的客观实践,没有看到这些客观的事物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结果,这些客观的事物似乎是完全外在于人的世界,外在于人的活动的与人无关的存在。在这些感性、现实和对象面前,人们充其量只是一个直观的主体,不是实践的、能动的主体;而客观事物充其量是人们直观的客体,不是实践改造、创造的客体。因此,他们不懂得人与感性、对象的关系不仅仅是直观者与对象的关系即认识关系,而是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的统一。其中,实践关系又是首要的关系。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不在于坚持客体、感性和现实的存在,而在于直观地理解这些客观事物,即“直观性”。这也是马克思称其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原因所在。^{[5](P60)}正因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具有“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因而费尔巴哈虽然主张将哲学的关注点从天上降到人间,关注人的解放,但他并不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所以,尽管费尔巴哈也讲实践,但对于实践,他或者理解为人所从事的消极的日常生活活动;或者理解为像犹太人那样赚钱谋利的利己主义活动;或者理解为人所从事的理论活动。这种实践观是肤浅的,最根本的问题则在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P58)}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肯定唯心主义重视主体实践能动性的同时,主要是侧重于批评它抽象地发展了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在唯心主义那里,其主体是精神或意识的东西,因而,他们所弘扬的主体的实践能动性,并不是主体人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动性,而是抽象的精神、意识创造世界的实践能动性,真正体现主体人能动性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理论视野。可以看出,马克思批判唯心主义主要是从精神第一性的基本立场去解释主体性。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实践的意义,却仅仅从精神、意识主体的创造性方面去理解实践,把实践理解为精神和意识创造世界万物的活动。不管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将外部世界的产生发展归因于人的主观自我意识(费希特),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将外部世界理解为某种超能力的、外在于人的精神实体的产物(黑格尔),都沿袭了唯心主义实践观的这一基本立场。

综观马克思在《提纲》中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实践观和主体观的批判,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要点:其一,实践活动是主体人所从事的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和客观过程。通过这方面的界定,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划清了界限。其二,实践不是一般的客观物质活动,它是主体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活动反映了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它强调和突出主体人的能动性,表现出主体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这样,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旧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又有了本质的区别。

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初步阐述了关于科学实践观的基本规定性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在深入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直观性”这一主要缺点的基础上,更加详细、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实践观,鲜明地凸显了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及其社会历史性的本质,并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指出新哲学是要“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即“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92)}

总之,尽管马克思在其哲学著作中并没有具体给实践下定义,但从其关于实践观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关于实践概念界定的基本要点:实践是一种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那种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的观点是与马克思的真实思想不相符的。

其次,这种观点将导致许多理论的困难。

第一,这种观点将在理论上混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界限。所谓人类生活,顾名思义

思义,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活动,但概括起来,可将人类生活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以认识与实践为例,尽管两者在现实人类生活中并不可分,但如果从逻辑上抽象开来,从前述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种种规定性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本质上指的是一种感性的、对象化的、现实的活动,即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物质活动,而认识从本质上说则是一种主观活动、精神活动。两者是在相对立的意义上被提出和使用的。同理,主观和客观、精神与物质,在同一条件下,两者的区别和对立是既定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4] (P89)}它不能被理解成主观的、精神的,主观的、精神的东西同样也不能被说成是客观的、物质的东西。

这种逻辑的抽象对于哲学思维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曾经在涉及如何考察社会历史变革时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将人类社会中的生产方式方面发生感性的、客观的物质的变革和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区别开来;作为哲学范畴的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本质区别不能被无视,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10] (P258)}

如果像一些学者所坚持,实践就是人类生活,那么实践既可以被当成是精神活动,也可被理解成物质活动,既可被理解成主观的,也可被理解成客观的,抑或可以被理解成主客观的统一。这样一来,哲学史上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就不存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也被否定了。面对这些观点,我们可以重温一下当年当狄慈根由于一时糊涂而提出要“扩大”物质概念,把思想也纳入物质概念时列宁的评价:“狄慈根…重复说,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这是糊涂思想。因为这样一来,狄慈根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物质和精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对立就会失去意义。”^{[11] (P257)}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列宁是坚决反对将物质与意识混为一谈的,因为狄慈根这样做势必会在观念中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现实中的对立。

第二,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路线的实践唯物主义性质。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晰地表述过其认识路线:“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 (P92)}也就是说一切观念的对象、源泉,推动观念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力量、一切认识的最终落脚点,检验观念的标准等等,都得从物质实践那得到最终的解释。这条认识路线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引进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和立论基石:实践。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去理解和界定实践,将实践称之为一种感性的、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可以看出,以科学的实践观为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路线,既凭借其从物到感觉、思想的立场与从感觉、思想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路线划清了界线,又凭借科学的实践观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直观的认识论。如果像一些学者所坚持的那样,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那么实践既可以被当成是精神活动,也可被理解成物质活动,既可被理解成主观的,也可被理解成客观的,抑或可以被理解成主客观的统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路线既可被解读成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也可被解读成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还可被解读成折衷主义的超越哲学认识路线。这显然有违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第三,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会导致实践范畴外延的无限延伸,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品质。人类生活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活动。如果将这些活动都归结为实践的范畴,且从哲学上赋予其本体的地位,实践就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与认识活动、精神活动,甚至违法犯罪行为都是实践。这样必然会导致实践范畴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所蕴含的革命性、批判性和超越品质就无法体现出来。

事实上,考察中外哲学史上关于“实践”范畴的使用习惯,我们可以发现,从主流上来看,实践不是一个包括人类全部生活的总体范畴,它经常是与理论活动、认识活动等范畴相区别来使用的,有特定的语义,把实践泛化为人类生活,不利于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总之,我们认为,对实践的泛化理解,既无法凸显实践唯物主义对旧哲学的实质性超越,又会导致实践唯物主义话语系统的混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唯物主义,更不利于坚持和发展以实践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经过逻辑抽象,将实践的本质严格限定在“感性、客观、现实”的范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关于社会的本质、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理论,才有可能形成逻辑一贯的体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精神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解。

三、克服全盘否定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倾向,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受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先后出现众多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这些教材尽管编写体例并不完全一致,但就其框架结构和基本理论模式来说,实际上与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无实质上区别。由于时代的变化,涌现出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面对这些新问题和新情况,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存在的时代局限性以及理论上的问题凸现出来了。如何构建当代“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而且是我们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以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为契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我国逐渐兴起的一大热潮,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也成为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者的共同特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后人对马克思创立的哲学思想的一种理解方式,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方式,难免具有局限性以及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因而这种批评是合理和有益的,有利于从总体上推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但同时也应看到,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正确态度和倾向。其具体表现是:其一,借批评传统教科书的某些错误全面否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其二,借批评传统教科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对此,我们认为:

首先,全面否定传统教科书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众所周知,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自上个世纪30年代在苏联形成以来,逐渐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正统形式。在其后几十年时间里,它不仅对苏联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就这部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而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重视对其进行学习和研究,并为其在革命队伍中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这部教材一直是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教学和宣传人才的最具权威的教材,一度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应该肯定,这部哲学教科书对我国的社会生活与学术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那么,这部教科书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广泛、持久和巨大的影响?我们认为,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它在理论方面确有它的优点和合理之处。例如,它以鲜明的形式突出地阐明了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通俗的形式阐明了几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经典著作的内容,等等。但是,这部教科书毕竟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认识,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理论方面的缺陷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水平的提高,对这部传统的教科书进行反思、批评和改革势在必行。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实践发展的需要。现在的问题是,对这部传统教科书的批评应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笔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辩证的扬弃,既要批评其缺陷和错误,又要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如果在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像某些同志那样借批评传统教科书的某些错误,全面否定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搞“历史虚无主义”,这不仅不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而且必将使实践唯物主义

的研究走向歧途。

其次,借批评传统教科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更是错误的。在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评中,最多的批评是指向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客观地说,教科书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是存在着某些缺陷和问题的。如果通过批评其存在的问题来克服其理论上的缺陷,进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得到完善、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这种批评是可取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同志批评的目的不是如此,而是要借批评传统教科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并力图把其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赞同陈先达先生的观点,即“我们……坚决反对少数学者以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和反对辩证唯物主义”。^[12]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种倾向,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包括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袖及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忽缺的重要内容。而且,长期以来,它已经成为走出知识分子小圈子和教授学者们的学术殿堂而对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实践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如从其基本原理引申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观点深入人心并对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外,从总体上看,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哲学,是与不可知论相对立的可知论哲学。试问,如果它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心的?是形而上学的?是不可知论?肯定不是。所以,辩证唯物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到底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是可以讨论和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可以在批评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的,但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肯定是不对。如果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辩证性质和可知论性质,势必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也就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 [1]李文阁.历史唯物主义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J].学术研究,2011,(1).
- [2]黄楠森.重谈我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看法[J].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研究,2010,(10).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7]王南湜.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J].江海学刊,1999,(5).
- [8]李文阁.实践其实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反思[J].哲学动态,2000,(11).
- [9]崔唯航.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6).
- [10]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1]列宁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2]陈先达.不能借“实践唯物主义”反辩证唯物主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7-28.

(责任编辑:余小江)